



英雄的保卫

白艾著

山西新华书店出版

白、艾 著

英勇的保衛者

山東新華書店出版

英勇的保衛者

民國三十六年八月出版

著者
出版者
發行者

總分店：膠東
分支店：日照

白
山東新華書店總店
山東新華書店總店
艾

平邑 樂陵 博山 沂山 蓬萊 莒縣 日照 諸城 濰縣 膠東 魯中 魯南 濱海
曲阜 南皮 萊蕪 泰南 牟平 烟台 威海衛 龍口 藏馬
泗水 濱縣 蒙山 高密 膠縣 龍口 藏馬
濰縣 博興 蒙陰 沂水 費縣 滕縣

目 錄

- 一、英勇的保衛者..... (一)
- 二、英勇的連隊..... (九)
- 三、新上任的連長..... (一三)
- 四、一百廿九處傷..... (一九)
- 五、河防上的歡笑..... (二四)
- 六、炮手們..... (二八)
- 七、叫你還來進攻！..... (三一—三三)

二 英勇的保衛者

蔣介石要打內戰，要佔領蘇皖解放區，要把華中新四軍全部消滅，七八月裏，他就調集了五個軍，幾個預備旅，十幾萬人馬，先把淮北解放區佔領了，九月裏，他又以七十四軍、廿八軍、第七軍，共九個師，廿七個團的兵力，開始向兩淮進攻。

守在這條防線上的新四軍×部，兵力不足三個團，他們以九天九夜的血戰，把進攻的蔣軍，阻擊在淮陰城外，從泗陽到淮陰，只九十里路程，敵人就走了十一天，這十一天內，他們處處聽到守衛者嚴密的打擊；最後，蔣介石以二個團長，六個營長，六千多條士兵的性命，佔領了一個淮陰城。

十二號夜裏，守於淮陰第一道防線上的七五團，佈置在防線上了，這是敵人的主攻方向，主攻的敵人：是蔣介石號稱的頭等主力，第七軍，廣西部隊，一七一師。

第二天，天一亮，敵人就開始攻擊了，他們先以卅門重炮，無數架美式輕重火器，以三個團的兵力，單在一個營的陣地上壓過來。敵人的火炮之稠密，進攻的部隊之密集，從一點可以證明

：炮彈幾乎像子彈一樣稠密，在這樣稠密的炮火底下，敵人的步兵，沒有排、連進攻的隊形，全部擠成疙瘩朝上湧，守衛的戰士，只要端起槍來，不用瞄準，閉着眼，一顆子彈也可以穿倒一個敵人。一槍一個，一槍兩個，幾乎成爲平常的事，第一陣打下去，第二陣又湧上來，第二陣打下去，第三陣又接上來……蔣介石，中國的希特勒，是拿着無數條兵士的生命，來換得解放區的佔領的。

戰鬥就這樣激烈的進行着，到了這樣的時候，一切人已忘記了自己的生命，忘記了自己的生存，他們只知道眼面前一個偉大而明顯的任務：「消滅敵人，守住陣地！」

當二連陣地危急時，二連的陣地上只剩下十幾個戰士了，營長問二連長：「怎麼樣？還能堅持多久？」連長反問營長：「不怎麼樣！你需要多久？」這就是說：「他們已忘記了什麼！多久」，打就是了，有幾個人打幾個人的！」

六連二排的一挺機槍，守住一個工事，機槍手吳言山，抱住機槍只顧打，敵人衝到工事邊，一個炸彈把吳言山的臉炸傷了，機槍發火筒也被震到工事外邊，吳言山從槍眼裏，把胳膊伸出去將發火筒又拾回來，按上再打。敵人又伸過來一隻手，抓住發火筒就朝外掙，吳言山握緊槍托就朝裏拉，這一來一回的爭奪，繼續了一分多鐘，吳言山頭上的汗直朝下淌，心裏想：「反正機槍是不能叫你奪去！」他順着敵人的勁，把機槍狠命朝外一送，再朝裏一拉，敵人的手滑了下去，

跟着就是一梭快機，奪機槍的敵人兩腿一伸，眼一白瞪，腸子淌出來一大堆，就挺在那裏了，其餘的敵人，連滾帶爬的退了回去。

×連三排長，帶一排人，守在工事裏，敵人一陣陣衝進工事裏來，最後只剩下排長和兩個戰士，他帶着這兩個戰士，端起三枝步槍，上起三把刺刀，跳出工事，向敵人窩裏衝去，衝進去就沒有出來，他們三個，每人都幹掉了幾個敵人，後來他們自己也就犧牲在裏邊了。

戰鬥進行到最激烈的時候，也就是最後的時候，一切炮火都已停止，重機槍、輕機槍、步槍都不響了，三連的四個半班，和二連的一個班，被敵人切斷了後路，全部包圍在裏邊，陣地上只聽見一片手榴彈的爆炸聲，在一陣陣爆炸的濃烟裏，敵人全衝到工事前來了，在濃烟裏，聽見敵人用廣西的蠻子腔，向戰士們喊：「同志！不要打啦！繳槍吧！繳槍是好同志。」這是我們在戰場上向敵人的士兵，進行宣傳的喊話方式，他們學會了也向我們喊起來。這聲音傳到誰的耳朵裏，誰都覺得是個侮辱，戰士們真是氣極了，一個個好像火上加了油，只聽二排長一聲殺喊：「同志們！出來，出來揍他個狗畜的！」戰壕裏所有剩下的人，一齊跳出了工事，舉起手裏的槍，向敵人頭上擲去，這被憤怒激起的勇猛，敵人那能抵擋得住！他們衝進了敵人的窩裏，敵人在他們的刺刀上，槍托下，一個個倒下去……在最後，他們自己也在亂槍中犧牲了！

「營長丁保志看見自己的三連一個排，被敵人切斷了後路，包圍在裏邊了，他急的蹣腳，一

扭臉，眼水「巴巴」的朝下淌！這是他親身領導的部隊，是自己親密的戰友，眼看要被消滅了，他怎麼不痛心呢？他一蹶腳，跳出了工事，舉着盒子槍就朝前衝去，這對敵人的惱恨，使他忘記了一切，忘記了以這樣的行動，能否可以把被圍的同志解救出來，忘記了在嚴重的情況下，指揮員的任務：應該以自己指揮的才能，冷靜地，採取果敢的決定。這些他都不去想一下，只顧朝前衝去，正跑着，一顆炮彈打中他的前胸，這位英勇的營長，就靜靜的躺在陣地上了。

他死了，他是爲了解救自己的部隊，爲了對敵人的惱恨，爲了不忍讓自己的同志，一個個被敵人打死，想以自己的生命來解救他們，而犧牲了的！

「這是多麼雄偉而壯麗的事蹟啊！只有這些人民的英雄，才能幹出這些英雄的行爲！這些英雄，這些英勇的行爲，是在人民自衛戰爭烟火裏發生的！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軍隊裏產生的！」從這天以後，他們就開始了九天九夜的血戰，經過這九天九夜的血戰後，部隊是大大的變了樣子！許多人在一次戰鬥後不見了：——流血了，犧牲了。許多人被戰爭弄得精疲力盡，臉部消瘦，眼圈發黑，戰士們的身上，染滿了泥水血污，刺刀上，槍筒上，被鮮血染紅了，有敵人的血，也有自己的血……

但，戰士們對敵人憎恨的怒火，在戰鬥中是愈打愈烈了！

九天內，戰士們就整天在敵人炮火中生活，白天，要在激烈的炮火下抵抗敵人，堅守陣地。

夜晚，又要運動轉移，修築工事，重建起新的陣地，第一天夜裏，挖了一整夜的工事，第二天天一亮，敵人又開始進攻了，進攻前飛機要先來輪番的轟炸。戰士們就乘這個機會，躺在自己的工事裏，睡一會覺。——在敵人步兵還沒有開始衝鋒前，就是最好的睡覺機會。

飛機在頭上低低的盤旋，機槍一排排的向陣地上掃射，炸彈在飛機屁股上，一個個的朝下掉。由一架增到三架，由三架增到六架，但，任憑牠們怎麼驕傲的盤旋，掃射，戰士們躺在工事裏，還是睡的很甜，偶然一個戰士，被爆炸聲震醒了，他毫不在乎的朝飛機瞟一眼：「你有什麼可賣的？鬼子在這時，不知你鑽到那個山洞裏去了，鬼子打走了，你個舅子出來了，幾架破飛機，你旋，旋，旋！旋你媽的屁！你怎不能下來捉人！」一會，這戰士閉起眼睛，翻個身又睡去了。

飛機還沒走，炮彈又來了，炮彈先向縱深轟擊（註一）然後又在前沿（註二）摧毀，一個挨一個在陣地上爆炸，爆炸的濃烟與灰土昇起來，在濃烟裏，聽見指揮員發出警戒的口令：「起來啦！——」於是：排長推醒班長，班長推醒戰士：「醒醒，醒醒，起來啦！」睡着的戰士聽見叫「起來」的聲音，就知道：「敵人又開始衝鋒了。」於是一個個從溝裏爬起來，揉揉眼睛，拉開槍栓，檢查一下，托起槍來，就向敵人射擊。

戰爭鍛鍊了一切人，也考驗了一切人，愈是在激烈的炮火底下，戰士們愈變得沉着和老練。

了。

許多老戰士 沉着到這樣的程度，正睡着，一個炮彈打來，工事炸塌了，被埋在裏邊，這戰士，翻一個身，爬出來，換一個工事，又安然的睡去了。

他們為什麼這樣沉着？他們經過八年的抗日戰爭！八年的抗日戰爭鍛鍊了他們，他們往往在敵人炮火激烈的時候，從戰壕裏露出半截身子，毫不在乎的說：「八年抗戰都過來了，蔣介石！我看你還能弄出什麼花樣來！」

因此：他們總是沉着的，不慌不忙的進入戰鬥，因為他們，許多新入伍和才解放來的戰士，也變得沉着、老練、不害怕戰爭了。

七七國有個新入伍沒幾天的戰士，他是解放區裏一個老實的農民，廣泛的人民自衛戰爭，把他也捲到前線上來了，但，他在家裏，從來也沒有打過槍，看到別人打槍，總要離遠一些，把耳朵掩起來，他聽別人說：「打槍的人一不注意，就會被槍的挫勁，挫摔倒。」這次他和同班的戰士在工事裏守備，敵人上來了，這時，他真有點着慌，他想托起槍來打，他又害怕槍的挫勁，但敵人近了，再不開槍打敵人，馬上他就會被敵人打死，他一擠眼，閉着眼睛打了一槍，他只覺得槍托在肩膀上頓了一下，不怎樣，也沒有被挫倒。於是又打了一槍，很好，還沒有摔倒，他高興了，睜開眼睛打了第三槍，他親眼看見一個敵人被他打死了，另外的敵人，掉轉屁股，向後竄

了。

這三槍把他的胆子打大了，勇氣也打出來了，從此，他更得到一個結論：「打槍不但不會擄倒，而且還可以打退敵人的衝鋒！」這是他在戰爭裏得到的新學問。後來在這幾天的自衛戰裏，這位老實的莊稼漢，新入伍的戰士，變成勇士了。

七五團二連，新戰士潘武強，他是蔣介石的九十九軍，九十二旅的兵士，是在上次朝陽自衛戰中，解放過來的，他到遼寧沒幾天，就開到前線上，担任保衛者的任務。在第一次戰鬥時，他還沒有槍，排長看他觀察敵人很大胆，臨時給了他一枝槍，他剛接過槍來，正好有六個敵人，朝他衝來，他把槍托朝肩頭一抵「左眼閉，右眼睜，小腹後收，前胸挺起」他用熟練的動作，開始瞄準，一看就知道，是個當了十幾年兵的老兵架子，他第一槍打過去，一個敵人應聲倒下了，其餘的五個敵人，還是繼續朝他前進。他把第二顆子彈又推上膛，槍朝臉前一舉：「叫你前進！」「砰」的一下，第三個敵人不前進了，第三槍，第四槍，又倒下去兩個，第五個敵人剛轉過屁股，回頭跑了七八步，第五顆子彈又追上他，一頭栽倒地裏，沒見起來。他剛要打第六槍，褲裏的五顆子彈打完了，於是第六個敵人，倏倏的跑掉了。

這五槍把潘武強打出了名，許多人供給他一子彈，許多人貢獻他目標，戰壕裏到處喊着他的名字：「潘武強朝那裏打！」「潘武強朝那裏打！」

在許多戰士鼓勵下，他在第一次戰鬥中，就打死了廿多個敵人。

從此，潘武強的名字，讓全連、全營、全團的人都知道，縱隊長也寫了親筆信，鼓勵他：

「希望你好好學習，求進步，把技術更好的使用起來，為革命服務。」

報紙上也用特別大的紅欄寫著：「特等射手潘武強！」

一個當了十幾年中央軍的老兵，一連過着被壓迫的蔣軍兵士生活，一旦被解放到人民軍隊這邊來，他高超的射擊技術，為革命使用以後，潘武強變為革命的戰鬥英雄了。

這血的戰爭，鍛鍊了一切人，也考驗了一切人，戰爭帶給人以智勇，它教會了指揮員的英明，它教會了戰士的勇敢，它鼓勵一切人，為人民去創造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蹟。

註一：軍事上的名詞，配置在第二線的部隊為縱深。

註二：即第一線陣地。

二 英勇的連隊

戰鬥進行到最後幾天時，敵人的廿八軍，已開始了對淮陰城的攻擊，蔣介石的美國飛機和炮彈，已不止一次的在曾經有過執行小組的淮陰城裏轟擊了。他們轟擊的目標所以那樣正確，飛行路線的那樣熟悉，想必在幾月頭裏，那些來往陰調處的美國代表和國民黨代表們，已附帶的把地形看好了。

守衛在東門的是七五團的第二連，他們雖然是一個連，實際上他們只有三十幾個戰士，四挺機槍，有兩挺在連續的戰鬥中打壞了，一挺只能打單發，全連只有一挺白郎林機槍是完好的。正當淮陰東門危急時，他們又以一個跑步到了東門，敵人有兩個營：在四百米開外，過了大堤就朝他們衝過來，連長蘇學勤，稍爲看了看地形，命令部隊立刻進入陣地，戰士們找着什麼地形就是什麼地形爬下了。

在坎壘上，在土牆邊，用手抓一抓，用槍托子搗一搗，就是簡單的守衛工事。

敵人的第一陣炮火過後，連長和七八個戰士負傷了，接着守在最前邊的五班半個班，又被敵

人的炮火找着了目標，一個炮彈打在坎堆上，一陣濃烟過後，戰士韓定海、尤文便負傷了；王孝敏、唐朝順、王步雲犧牲了，戰士們親眼看見自己同志的受傷，親眼看見自己的戰友被敵人打死了。他們的眼睛都氣的發紅了。

現在陣地上，只有十幾枝步槍，一挺半機槍，和十幾個戰士，眼前是這樣強大的敵人，能抵得住嗎？戰士們都互相看一眼，看看自己手裏握着的步槍，看看那挺架在牆上的白郎林機槍，和只能打單發的捷克式，白郎林射手韓敏堂和捷克式射手馮長慶，正睜縫着眼，在瞄準目標，彈藥手高保才，正在把紅頭的鋼心彈朝梭子裏按。他們都是在抗日戰爭中打出了名的機槍射手，在這連數次的守備戰中，進攻的蔣軍，單死在白郎林槍口下的也有二、三百以上。但他們並不因此而驕傲。他們的臉是嚴肅的，正因為他們沒有小看了面前的敵人，現在他們才更大胆，更細心的用準確的瞄準，來對付這些強大的敵人！

他們相信，他們的每一根槍都可以打死敵人，他們相信，他們當中的每一個人，都可以拚敵人好幾個。

一個連的敵人，百十個子，擠成疙瘩，不彎腰不打槍，嗷嗷叫朝這邊湧過來了。戰士們把子彈都推上膛，靜靜的等待着，等待到敵人全部進入火力點後，陣地上首先響起了清脆的白郎林機槍聲，跟着這聲音，所有的步槍都響了，連那挺只能打單發的捷克式，也夾在當中朝敵人開火。

驕傲的敵人，滿以為可以用這一陣衝鋒，就可以解決戰鬥，打進城去，決沒有想到在這樣少的守衛者面前，碰到這樣硬的抵抗，都一個個像稻草個子樣倒下了。敵人那肯服氣，第一陣剛打下去，第二陣就接着上來了，看的清楚：敵人一個指揮官，用指揮旗指點着士兵們衝鋒，指揮旗敲着士兵的頭，嘴裏不住的叫着：「前進！」「前進！」那面反人民的指揮旗直指着我們的陣地，指着陣地背後的淮陰城，他們想那麼容易的打進城去，他們簡直是作夢，這是人民用自己的血，從敵人手裏奪回來的城市，八年來的淮陰被鬼子弄得不成樣子了，如今又建立了和平，人民過着安穩的日子，現在蔣介石要想從人民手裏奪去，這是件不大容易的事。

敵人在那面指揮旗下，又三個五個的爬着朝這邊來了。

白郎林機槍手瞄好了，首先用幾發子彈，朝指揮旗打去，只見那指揮官一頭栽下去，就沒有起來，指揮旗拋到空中，被扔起多高，然後機槍就用點射，步槍瞄好了用冷槍，朝三個五個的敵人射擊，一槍一個，兩槍一個，把進攻的敵人全擱在陣地前了。

突然在五十米遠對面的坎堆上，又出現了兩架機槍，機槍直接威脅到陣地上，戰士們被打的頭也抬不起來，連剛在旁邊的工事裏喊：白郎林機槍趕緊打，韓敏堂把槍托朝肩頭一抵，「左眼閉，右眼睜，順着缺口對準星，韓敏堂是下決心要幹掉這挺機槍，等他覺得有十分把握了，一扣扳機，一梭子過去，坎堆上的機槍不響了，一挺打翻了，機槍腿朝天，一挺還架在坎堆上，機槍手

却滾在幾步遠開外。

敵人心還沒死，在坎堆那邊又上來三個人和一挺機槍，機槍手正掂着機槍在跑步前進，馮長慶用三發點射，叫這挺機槍停止了前進，機槍扔在一旁。後邊又上來一個彈藥手，剛要拾機槍，馮長慶那能饒過，又是幾發打過去，拾機槍的敵人，一個狗吃屎栽倒地裏。第三個敵人嚇的掉屁股就竄，馮長慶索性放完梭子裏最後幾粒子彈，只聽『撲啦啦——』子彈帶着死亡的哨叫聲，從那個敵人的頭上擦了過去，馮長慶咬着牙說：『打不死你，也嚇你病一褲子！』

敵人的進攻洩氣了，陣地上再也聽不到敵人的槍聲，只有我們的陣地上還打着冷槍，這裏『砰』一下，那裏『磅』一下，這是戰士們用來顯示自己的力量，向敵人驕傲的槍聲，子彈拉着很長的尾聲，在敵人的陣地上空穿過，好像是在說：

『還敢來進攻嗎？聽聽這子彈聲。』

一百多個敵人的死屍，橫七豎八的躺在那片地面，丟下的機槍、步槍、刺刀、鋼盔在太陽光底下照的直耀眼睛。

有幾個沒有死的敵人，還在蠕動着，慢慢的爬，這回他們不是向這邊爬的，他們是屁股朝着我們，向自己陣地上爬去的。

三、新上任的連長

當九連陣地正危急的時候，連長連副都負了傷，全連失去了統一的指揮，三個排被敵人的火力所切斷，戰士們正在恐懼、混亂……

營指揮所立刻來了一道命令：「二排長代理連長，全連由他統一指揮！」

政治指導員接了這道命令，拿了連長的盒子槍，連忙到二排陣地去找二排長，在一條交通溝裏，看見了二排長，他正托着槍在向敵人射擊，臉上、頭上淌着汗。

指導員老遠就朝他喊：「二排長！二排長！」

二排長只顧射擊，耳朵被敵人打來的炮彈聲震聾了，一點也聽不到身後有人喊他。

指導員急了，一個縱身跳到溝裏，一把抓住他的槍，連幌加喊：「二排長，二排長！」

二排長正打的起勁，突然有人來奪他的槍，心裏一陣惱火，不由的就罵了一句：「媽的尿！戰鬥的時候開什麼玩笑！」一扭臉，看見是指導員，於是又變成笑臉：「指導員是你呀！」

指導員顧不及和他說旁的話了，臉上的像磨刀磚樣說：「營長的命令：要你代理連長，全連